

收稿日期:2024-02-15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特征、挑战及应对

吉鹏

(盐城师范学院 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传统物理空间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与延展,呈现认同主体多元化与圈层化、认同环境复杂化与冲突化、认同样态多变性与动态化等特征。同时面临网络空间政治泛情绪化引发认同极化,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挤压主流价值认同空间,网络空间利益分化加剧引发认同价值离散,网络政治表达响应性不佳引致认同动力衰减等现实挑战。因而,必须构建多元化网络空间情绪引导机制,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夯实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利益根基,完善网络空间政治表达的沟通回应机制,推动正向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集聚与强化,巩固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和政治合法性。

关键词: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意识形态;政治表达;网络空间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4-010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与建构路径研究”(22BZZ027)。

作者简介:吉鹏(1982—),男,江苏江都人,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政治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4.051

伴随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已全面嵌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社交新媒体的兴起,扩展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深刻影响了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进而形塑政治认同的基本态势。公众通过多元的线上渠道进行广泛政治参与,有力增进了政民互动,强化了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1],“是国民对政治组织、机构及其政治权威采取认可和拥护态度的体验”^[2]。对于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学者们分别从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认同主体与环境、网络舆情对政治认同的影响等层面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马润凡^[3]认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现实政治认同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现实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的进一步延伸。张昆^[4]认为网络空间“信息茧房”容易固化网民认知,政治认同危机也因而较以往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张爱军^[5]认为后政治传播时代呈现出国家认同模糊性、民族认同离散性和价值认同冲突性等三种动态趋势。但对于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特征及其现实挑战的系统性研究仍旧缺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

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和社会稳定”^[6]。政治认同事关党的执政安全与合法性,在网络空间场域中,政治认同的主客体、环境、样态等认同要素都呈现出新特点,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些新的变化趋势,积极应对网络空间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对于提升我国民众网络空间的认同水平,增强网络空间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从根本上维护我国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巩固政权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特征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在网络空间场域中,网民个人以及网络虚拟群体在网络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7]。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是传统物理空间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与延展,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网络空间感性政治情感与理性政治认知相互交织,在认同主体身份特性、认同样态、认同环境等方面展现出与现实空间政治认同不一样的独特属性。

(一)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主体的多元化与圈层化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主体是网民个人及其组成的网络群体,根据我国第52次互联网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10.79亿,占整个国家人口规模的70%以上^[8]。作为政治认同主体的人并不是一种抽象存在,而是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9]。一方面,网络空间认同主体呈现多元差异化的现实表征。权力资本掌控者、网络资本家、利益集团、技术垄断者、网络大V、普通网民等不同身份的个体或群体活跃于各类网络平台,并时常在不同场域空间自由地进行身份切换,参与网络空间丰富多样的政治实践,形成了多元差异化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认同主体自我建构的规范与束缚被打破,传统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稳定单一的身份认同被网络空间瓦解,易变性、多重性主体身份在网络空间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网络空间认同主体呈现圈层化的结构与样态。在网络空间中活动的公民根据其所持有的相同政治立场、共同政治信仰、相近的政治价值、类似的权利话语等形成了不同的独立“小圈子”,从而构建了“中心-边缘”的网络空间圈层结构。在同一圈层中,网民及其组成的网络社群拥有相近的政治价值取向,其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具有共鸣性、融合性,彼此对国家的政策、制度、公共事件等持有相似的认同取向。加之,在精准算法的加持下,通过特有的黏合机制固化其圈层内认同,屏蔽与过滤圈层外的不同信息与声音,导致不同圈层间认同主体的话语差异与文化隔膜,因而其政治认同价值与认同态度呈现明显的区隔性与排斥性。网络空间认同主体的多元化与圈层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认同主客体间信息传递的方式与传递效能,进而重塑了政治认知与认同的根本逻辑^[10]。

(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环境的复杂化与冲突化

政治认同从线下迁移至线上,由传统空间转向网络空间与数字空间,认同环境必然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方面,网络本身的特性造成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环境多变与复杂性交织并存。信息是实现政治认同的主要依据,网络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途径,相较于传统空间政治认同环境的单一性、稳定性而言,数字流媒体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展,加快了网络空间的复杂流变性。网络空间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扩展,形塑网民及其网络群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情感交流体验与政治参与行为,网络环境所特有的匿名化、碎片化、互动化、去中心化等特性对政治认同主体间关系、政治认知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情感的集聚与转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网络数据正以其“规模巨大、类型复杂、产生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点”冲击并改变着政治认同的传统逻辑和认同态

势^[11]。复杂化还体现在认同主体在网络空间环境中的认同样态并非一直处于一层不变的稳定状态,其认同态度与认同行为常常会由于突发性的网络公共事件出现短期的动荡性与摇摆性。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环境具有冲突性,认同主体穿插于现实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中,频繁进行身份切换,形成网上虚拟认同与线下现实认同的矛盾与张力。海量庞杂的各类认同主体的政治诉求、政治情绪及观点等呈网状传播,多重样态的政治认同不断集聚与碰撞,既表现为单个认同主体间的相互冲突性,也表现为网络虚拟群体间由于政治认知、利益诉求的不同,政治立场的相异所引致的认同冲突。相较于传统空间,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冲突性势能更强,张力更大,持有相异认同取向的不同势力在网络空间展开角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议程。此外,冲突化还表现在网络空间日益加剧的国内外不同力量间的博弈中,西方敌对势力试图利用网络工具对民众进行文化与价值渗透,造成网络空间主流价值认同与非主流价值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化。

(三)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样态的多变性与动态化

政治认同样态的多元化固然是不同时期认同环境的差异性与现实矛盾的投射,也是现实生活逻辑和数字技术逻辑交汇与碰撞的产物^[12]。政治认同是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必然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心理,当政治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相协调时,政治认同态度处于稳定状态。反之,就不稳定,甚至产生矛盾,政治认同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传统相对封闭的空间内,政治信息的传递往往是自上而下、由内及外,且速度较为缓慢,传递方式单向性和同质性强,认同的辐射与传播范围也相对有限,政治认同样态相对稳定。而从传统空间转换到网络空间,认同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影响着个体的政治认知,表现出倾向性、多样性、可变性、扩散性和可塑性^[13]。纷繁芜杂的各类信息呈交互式网状传播,快速多元裂变,其渗透了不同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导向,使得政治认同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日益增强,认同态度与认同行为间的相互影响更加深入,不断形塑网民的政治认知,从而引发认同主体政治认同态度与情感的动态变化。一个有热度有影响力的网络视频、一条博文,就极易形成突发性连锁效应,不同观点的网络争辩持续发酵,从而影响与改变其他网民及群体的认同倾向,短时间内一些网民的认同态度与认同情感在正向认同与负向认同之间进行不断切换。政治认同倾向的多变性也表现为网上网下认同形态的差异。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特征,认同主体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在线下与线上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身份角色,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同一主体在现实空间的认同倾向与网络空间的认同倾向相悖,呈现分裂与矛盾的认同表现形态。

二、网络空间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

网络空间的发展为政治认同的集聚与扩散提供了重要的场域,促进了认同主体间无界化、跨层级的政治互动,增进了政治认知的生发与政治情感的传递与共鸣。然而,网络的匿名化、碎片化、互动化、去中心化、离散化等特征也会导致政治认同面临较大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空间政治泛情绪化引发认同极化

汤姆金斯和伊扎德认为:“情感不仅会对直接驱使人行动的内驱力产生促进作用,而且情感还能不通过内驱力而直接对行为产生动力效果。”^[14]情感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意见信息表达与情绪传递的重要过程。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式交往过程中,通过文字、表情包、语

音、视频等特定的网络传播符号引发相似的情绪,因而产生特定的情感共鸣。情绪输出者与其他群体成员之间形成交互作用的“情绪循环”,即情绪的输出-反馈-再巩固的过程^[15]。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主体的情绪易被感染从而产生群体从众效应,引发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被“泛情绪化”传播所消解。“泛情绪化”是一种情感传播无序扩张和严重泛化现象,政治认知及其政治行为被情感传播所动员、牵制,事实真相被不断涌动的情绪所遮蔽,会导致外溢政治效应,即民众形成以兴趣为基础、认同为心理黏合的集体意识,对政治认知理性基础带来挑战^[16]。

一方面,积极正向的情感认同可以有效集聚起网络空间的正面认同力量,推动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扩展,而在新媒体数字技术的裹挟下,政治情感也极易发生负性转向。原本凝聚起网络空间群体的正向情感能量,由于突发性网络事件、争议性政策措施的公布等因素的刺激作用,也会瞬间转化成负面情感动员的能量。在匿名化、缺场化的数字化媒体环境中,广大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的种种身份束缚,自由肆意地发表相关言论,网络空间因而也成了非理性情绪宣泄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突发性网络公共事件往往成为负面情绪集聚的导火索,一旦处理得不够及时与有效,就会积聚更加强烈的负性情感能量,负面的情绪能量不断下沉,从而形成负面认同情感的共振与蔓延,“意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往往都可以成为负性情感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17]。网络的“去抑制性效应”将大大削弱认同主体的政治责任感,由网络极端政治情绪引发的集体行动,极大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政治稳定秩序遭到破坏。有少部分极端网民将不同时间不同维度的网络突发事件进行强行串联,甚至编造网络谣言,恶意诋毁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偶发性的事件解读为必然性结果,归咎于政府公共政策问题,集中在网络上进行吐槽与暗讽。在负面极端情绪的助推下,政治认同建构的进程常被简化与打断,理性的认同空间被极大压缩,建立在负面政治情绪基础上的反向认同或不认同具有流动性、离散性、易被煽动性,一旦在网络空间弥散与蔓延,必然造成认同的撕裂,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

(二)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挤压主流价值的认同空间

网络社会经历了认同结构的剧烈转变,其显著表现是以区域、民族、宗教、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规划式认同或抗拒性认同的兴起^[18]。“意识形态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19]因此,意识形态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与核心。丰富多元的文化样态与价值观念共生共存于网络空间,体现了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场域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种包容与开放、自由与流动同时也打破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心地位,为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长期活跃于网络空间必然会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争夺,肆意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空间,稀释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权与传播力,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下的固有认同结构。以宏大叙事、一元价值、抽象概念组成的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亚文化的风格截然不同,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等文化外衣的包裹下不断发展,利用网民易变、跟风、感性体验强的心理特征,进行潜移默化的价值渗透,以使其形成情感层面的积极响应和“群氓式”认同,正如居伊·德波所说,在景观时代意识形态借助“随处可见的景观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呈现和碎片化控制”^[20]。在此基础上,便可蓄意干扰网民的价值立场,制造网络焦点矛盾,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事实基础,鼓噪网民放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弊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在网络空间集聚支持力量,助推嵌入西方文化元素的网络虚拟群体的生成与发展,在虚拟共同体“强关系”驱动下相互影响,其内部成员更容易形成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成为

西方制度文明和“普世价值”的信仰者与传播者^[21],造成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的隔阂与对立,从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价值影响力、传播力与引领力。

(三)网络空间利益分化加剧引发认同价值的离散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利益关系是政治认同的主轴,利益实现是政治认同的动力,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第一,网络空间利益主体的分化明显。活跃于网络空间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年龄、学历、职业和收入,截至2022年12月,月收入在3001元至5000元的网民占比最高,为19.6%,无收入来源的占比为10.8%,8000元以上的占比14.8%,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影响其利益认同基础^[8]。网络空间中个体利益分化的蔓延,导致认同价值多元化越发突出,对一元性价值的统一化认同利益基础将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群体间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的分化在网络空间愈发凸显。桑斯坦认为,在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完全个人化的同时,人们相互之间观点、情感、经验的隔离趋势却越来越显著^[23]。网络群体内部的利益诉求具有相似性,而基于不同利益需求基础上的网络群体之间派系林立,群体成员身份认同的差异性明显,不同派系在关键事件中的立场、观点相异,难以取得一致性的价值认同基础^[24]。新部落主义可以用来阐释网络空间群体利益碎片化的结构性表现,政治认同本应是一种对多元的超越与升华,是一种凝聚性的力量,而网络群体利益分化与网络新部落主义现象却倾向于撕裂共识。利益分化、碎片化格局容易阻断不同网民和网络群体间的有意义的交流与政治价值共识的达成,导致政治情感淡化、政治立场弱化与转化,进而对政治认同构成极大挑战。第三,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认同主体具有同一性,线上线下两种不同场域间政治认同要素相互关联与映射,线下利益认同的差异化会直接影响线上的政治认同倾向。由于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摆脱了现实空间在场的各种主流价值观念的束缚,加之资本与算法的精准介入,现实空间中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差距显著化问题引致的不满与矛盾,对主流价值认同的虚化与弱化会很容易传导至网络空间,并通过网络工具与媒介进行扩音器式的外溢与释放,从而引发网络空间认同价值的离散与异化。

(四)网络政治表达响应性不佳引致认同动力衰减

伴随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网络为载体和媒介的网络政治表达与政治沟通正在成为公民利益诉求与权益获取的重要渠道。网络政治表达涵盖了社情民意、社会正义、监督公权力等多元信息流动形态,积极的网络政治表达能有效推进政民互信。格罗弗·斯塔林认为:“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25]网络政治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问题的解决,党和政府是否作出回应,回应的及时性、回应的言语方式、回应内容的可信度与效果必然会影响到利益主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即回应的效果越佳,正向认同的动力越强。反之,如果利益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和及时兑现,网络空间中相关利益群体的情绪不满和怨恨就容易被触发并不断积聚,反向认同就会在网络空间形成并扩散。作为网络民意主体的民众对政府回应的接纳与接受,体现了认同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状况,同一性程度越差,认同度就越低。当前,党和政府日益重视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网络留言板与信箱等新媒体平台强化与网民的沟通与互动,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但在各地实践中,在回应主体方面仍存在选择性回应、敷衍式回应、回应及时性不够、回应内容信息失真、回应话语能力不强等回应失灵性表现,在网络回应的制度层面,仍有回应流程的科学性、规范性不足,回应与监督机制不健全,协同机制不畅等问题。

三、应对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挑战的策略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形塑了政治认同新环境,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面临弱化、消解、虚化、离散等风险挑战,不同要素相互映射、相互影响、复合叠加。因此,全方位探索当前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挑战的应对策略,为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进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一)构建多元化的网络空间情绪引导机制

面对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弱事实-强情绪”的挑战,仅靠政府自上而下单一化的管控难以适应当前网络空间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要构建起“政府-新媒体-意见领袖-网民”多方协同机制,强化网络空间负面情绪的疏导,及时应对因负面情绪蔓延而引发的认同挑战。一是政府要发挥情绪引导的主要作用,既要深入了解与分析网络负面情绪产生的机理与根源,及时通过官方微博、微信与政务互动平台回应与处理普通网民合法、合理的利益诉求与主张,也要通过法律法规清晰界定网络空间情绪表达的边界,不断完善网络负面情绪集聚与负面政治行为的审核、预警与监控机制。主动应用智能算法、云计算等工具筛选过滤易引发负面情绪的虚假、煽动性网络信息,切断其传输链,精准输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信息元素,促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情感在网络空间的集聚与扩散。二是积极发挥网络新媒体对网络负面情绪的引导功能。网络社会心态的生成是以一定的社会认知为基础,网民的社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体的建构。要促进网络官方媒体与自媒体通力合作,优势互补。网络新媒体一方面要积极挖掘既有资源,更多地宣传和弘扬符合主流价值观和正能量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要避免虚假宣传与过度解读,通过主题议程设置、评论区筛选与过滤等方式消解网络空间中弥散的负面倾向性情绪。三是要积极培育权威专业的意见领袖,引导鼓励意见领袖在网络公共议题中充当官民良性沟通的重要桥梁,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引导网络公共舆论的正确走向,将极端负面情绪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是要强化网民公共理性精神的培养,加大网络空间法治宣传的力度。情绪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它是建立在人对特定外部客体进行认知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包括心理唤醒、认知体验和行为表达”^[26]。培育网民的理性认知能力,要引导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利用网络媒体进行理性的话语表达,提升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和自律责任意识。

(二)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对于获取民众支持具有深厚、持久、广泛的力量,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和最原初的构成因素,也是较为持久的因素^[27]。网络空间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的话语主导地位是增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和维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题中之义。一是要确保执政党对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牢牢把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防范网络非主流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的消解与侵蚀,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引领网络空间政治舆论的走向。二是要强化对网络空间算法推荐下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陷阱”的监督与规制。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算法本身只是一个技术,但是其一旦沦为敌对势力对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手段与工具,就会被植入反向的价值要素,形成网络空间无孔不入的价值渗透,从而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此,要在算法设计、内容生产、话语传播与扩散等各个环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融入。三是要丰富与创新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体系及其表达形式,极力填平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通网民间的“话语鸿沟”,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要体现

人民立场,反映人民声音,增进人民利益。一方面,话语内容的呈现要契合网民的现实需求,及时捕捉普通网民的关注点、敏感点与痛点,避免高度的理论化、抽象化与形式化,实现话语内容既能体现主流的价值取向又能体现现实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话语内容的呈现方式要立体化、多元化与丰富化、精准化,摒弃刻板程式化的“鸡汤式”话语传播范式。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多元传媒介质,切实把握网络空间不同话语受众的需求特点及其深层心理结构,实现分类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感染力与吸引力,从而增进不同网络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与情感认同。

(三) 夯实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利益根基

利益是政治活动的目的、内容和基本动机。当一定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或政绩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时,政治认同就得以产生。民众的核心利益问题的解决及其利益关系的调节,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与动力因素。网络空间的政治认同虽生发在网络这一特殊场域,但认同的主体、客体、资源等要素却和现实物理空间密切关联,其在网络空间呈现的认同弱化、虚化等一系列现象无一不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映射与凸显,而微博、微信、QQ、知乎等新媒体工具为现实利益问题的快速集聚与扩散提供了助力。因此,一方面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特别是要通过网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断知民情、汇民意、聚民智,强化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与创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重点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夯实政治认同的利益根基。根据《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 2020》调查数据显示,在网络空间民众关注度较高的主要议题分布在金融风险、脱贫攻坚、环境保护、房价、户籍、医疗、食品安全、就业、教育、养老、通货膨胀等多个方面^[28]。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乡村振兴、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职责进行优化和调整,正是对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从党和政府层面的积极有效回应。另一方面,要精准定位网络空间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需求特点与利益群体间的目标差异,“利益是身份群体认同与联合的基础,有多少利益分化就有多少身份利益群体”^[27],利益过度分化必然扩大认同撕裂的风险,要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篱,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核心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与整合,凝聚网络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共识,将多元化网络空间群体利益的实现引入到法治的轨道上,防范网络局部的圈群利益对整体公共利益的僭越。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极端网络失范行为,切实保障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从而有序增进民众在网络空间的整体公共利益。

(四) 完善网络空间政治表达的沟通回应机制

政治信息塑造了行动者所处的政治行动场景并输出为政治行动与互动,所有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反映^[29]。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生成是政治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认同介质三者间交互影响的结果。作为一种政治心理,政治认同必须通过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等外显化形式才能体现出来^[30]。网络空间的政治表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网络民主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31]。网民在网络空间形成意见的汇拢,只有当这一政治实践得到有效的反馈与回应时,才会引发正向政治认同的生成与情感传递。因此,应不断拓展网络空间政治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完善网络空间政治表达的沟通回应机制,提升其网络政治参与的效能感。第一,各级地方党和政府要在一体化数字政府建设框架下,加强官方网站留言板、政务 App、市长信箱、官方微博、抖音与微信公众号等官方网络问政平台的运行、维护与建设,不断更新与发布权威信息与公共服务可公开数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各级地方政府政务平台建设的水平参差不齐。以政务机构微博为例,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政务机构微博的开通运行数量多寡不一,其中河南省政务微博的数量最高,超过1万个,是个别省份的2倍多。第二,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公共信息,强化网络平台互动沟通与反馈机制,主动利用后台大数据精准识别与实时监测广大网民与网络意见领袖关注的热点议题,提前研判和预警负面网络舆论生成的原因、走向与风险程度,对已经产生负面效应的网络公共事件予以正面回应与疏导,同时要屏蔽虚假与不实信息的发布源,避免不明就里的普通网民被蛊惑而形成负面政治认同。第三,要强化各级党和政府管理人员的网络思维,提升其对网络规律的把握能力和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32]。要保障网民集中反馈的关键议题得到切实有效的回应与落地,强化关键问题执行效果的反馈、监督与问责机制,真正实现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网络善政”的跃迁。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形态多样,既有正向的积极认同、主动认同,又有负向的伪认同、被动认同与不认同,在网络空间这一特殊场域,不同向度的认同力量时刻处在博弈与角力的过程中,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瞬息化、匿名化等特征导致两者的冲突性势能更强,张力更大。但归根结底,政治认同是建立在利益认同基础上的情感与价值认可,网络空间政治认同也不例外,只有精准地把握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效应对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挑战,从制度、政策、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构建系统性的策略体系,才能推动正向政治认同在网络空间的集聚与强化,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实现,巩固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和政治合法性。

参考文献

- [1] 胡乔木.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 [2] 邱柏生. 浅析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J]. 复旦学报,1996(4):89-92.
- [3] 马润凡. 论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变化[J]. 国际观察,2008(3):49-63.
- [4] 张昆. 网络时代的政治认同:进径与危机[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70-79.
- [5] 张爱军. 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特征、趋势与建构困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2):69-79.
- [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5.
- [7] 张爱军,秦小琪. 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特性、失范与改进[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5):60-68.
- [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8-28)[2023-11-18]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hlwtjbg/202202/t20220225_71727.htm.
- [9] 王茂美.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30-37.
- [10] 杨美新,郭燕萍.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54-161.
- [11] MALCOLM J.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M]. Wembley: Terminus press, 2008:8.
- [12] 李剑. 数字化时代的国家认同演进趋势刍议[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27-134.
- [13] 余丽. 全球网络空间观念治理的中国方案[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70-75.
- [14] 卢家楣. 现代心理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6.
- [15] SMITH E R, CONREY F R. Agent-based modeling: A new approach for theory build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11(1):62-68.
- [16] 李腾凯. 情感传播视域下的政治认同:挑战与对策[J]. 湖北社会科学,2020(1):32-38.

- [17] 乔纳森·特纳. 人类情感: 社会学的理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73.
- [18]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
- [19] 宫志刚. 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375.
- [2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36.
- [21] 严松. 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的在场样态与治理逻辑[J]. 思想政治教育, 2021(7): 138-144.
-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8.
- [23] 凯斯·桑斯坦. 标签: 社交媒体时代的众生喧哗[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1: 94.
- [24] 刘运来, 曹乾源, 董玉芝. 网络时代青年文化认同圈层化现象透析及价值引导[J]. 中州学刊, 2022(6): 71-76.
- [25] 格罗弗·斯塔林. 公共部门管理[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5.
- [26] 约翰·桑特罗克. 心理学导论[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462.
- [27] 李素华. 意识形态: 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3(3): 23-28.
- [28] 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20)[EB/OL]. (2021-03-18)[2023-11-18] 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36/c6/c19047a276166/page.htm.
- [29] 罗斯金. 政治科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174.
- [30] 曾楠. 政治认同论: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论域[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 82.
- [31] POSTER M. Cyber democracy: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J]. Taylor and Francis, 2013(1): 201-207.
- [32] 阳波. 年轻干部要努力筑牢理想信念根基[N]. 学习时报, 2022-06-27(4).

The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Cyberspace

Ji P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07,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identity in cyberspace is the mapping and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physical spa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the identity subject, complexity and conflict of the identity environment, variability and dynamic of the identity stat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aced with such challenges as identity polarization caused by political emotionalism in cyberspace, non-mainstream ideology in cyberspace squeezing mainstream value identification space, increasing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in cyberspace leading to split-up of identity value, and low-level response to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cyberspace leading to attenuation of identity pow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diversified emotional guidance mechanism in cyberspace,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cyberspace, consolidate the interest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cyberspace,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sponse mechanism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cyberspace, promote the gather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positive political identity in cyberspace, and consolidate the ruling founda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cyberspace; political identity; ideology; political expression; cyberspac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朱 根〕